

十月,永远的动词

被十月摇曳的思绪
如同频频传来的喜讯
总把一种思念
写在郁郁苍苍的土地上
那首很久的歌谣
在华夏的上空闻风起舞

那轮金色的太阳
依旧悬挂在季节的枝头
让一路走来的人
在暮色中走进自己的家园
丝绸之路上的风铃
被谁轻轻地摇响
是想把这段纯洁的情愫放飞
还是想把这份聚合的缘分
谱写成一曲难忘的音符

如烟的岁月
搁浅了过眼的往事
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
面对蒸蒸日上生活
是谁在季节之上
把温馨的家园
融合了太多太多的情感

一种浪漫的心情
依旧绽放在季节很深的日子
步履维艰的脚步
被日渐凉爽的秋风
摇曳成枝头上无言的辉煌

(宇滴滴)

光阴河吟

一个个日子
不断地来,不断地走
如水流一样
来的带来什么
走的留下什么
看看河面
时时有漂浮物
看看河水
浑浑清清
流走的都轻
比如尘世之尘
留下的都重
比如水下的沉淀

(陈全德)

晒谷子

它们在深秋低下头,颗粒饱满
从村北,运抵到村南
接受季节,或炽热阳光的检验

天空辽阔,谷场上有条不素忙碌着
孩子们围拢过来
成片谷子被时间抽干水分
变色,反射在所有人
脸上的光,照亮了四周

扛着。背着。举足轻重
那些铺设在故乡
一圈又一圈,如波浪式的光阴,只是瞬间

穿越到四十年前,我看见
母亲,像谷穗一样
习惯性弯下腰身,面对生活的场景(王相华)

秋分

成熟的玉米捧着胡须
辣椒拌着自己的红辮子
苹果,在一阵风里摇头晃脑
彼此议论着今年的收成

石榴,捧出了红玛瑙
和今年苹果卖了六万元的二叔一样
裂着嘴,笑着

村小的操场上,一群鸟儿集体歌唱: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
抬头观望:另一群鸟儿排着整齐的队伍
即将飞往南方

红红的高粱低着头,和一生
追求阳光的向日葵一起
一遍一遍阐述:收获的谦卑

秋分。昼与夜平分秋色
黄色、红色与绿色平分着秋色

玉米吐一口金黄的牙,辣椒
燃烧成一团火
庄稼和蔬菜平分着秋色

黄澄澄的梨,红彤彤的枣
苹果仿佛孩子粉色的脸
水果平分着秋色
昼夜均等,秋色均等
人到中年,收获与遗憾均等

(冯旭文)

中秋

月光聚集。以夜的名义
将中秋的氛围,依次点燃
这硕大的圆,犹如磁石般
牵引着亿万游子的脚步
从月光的一半到另一半

阖家团圆,响彻华夏大地
在月光上攀援的相思泪
打湿了,一个游子的胸襟
沿着圆月,徒步于故园
那些隐约的记忆再次浮现

思乡情节,从心灵弥漫
透过月光最美的视角切面
圆月如昼,彻夜明亮
在中秋我怕那个叫乡愁的
词汇,触摸我内心的痛处

(何军雄)



是被古今中外的酒浸润过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也说过:“不喝酒的诗人写不出千古流芳的好诗。”诗中有酒,酒中有月,月中有酒。诗、酒、月,不分国籍地域、贫富贵贱,总是须臾不离地相互成全、共同精彩着。

对月怀人思乡,世代变迁、斗转星移不由人,从古至今,这轮明月,寄托了太多人的思念。一个个诗人从月中款款而出,举杯把盏,曲水流觞,列坐其次。他们笑着、唱着、舞着、击鼓、吟啸着,边喝边写,边写边和,推杯换盏间,一首首精美的诗裹着酒香,从一个个千姿百态的江月、海月、山月、湖月、溪月、孤月、春月、秋月、朗月、残月、明月、淡月、新月、缺月、皓月、斜月中喷薄而出,片刻间,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朝我涌来。这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月,都被佳酿制成的诗句浸润过啊,我怎能不在望月中醉月呢?

我醉了,月亮也醉了。摇摇晃晃的月,忽而跳到水中,忽而跳到树梢上,忽而跳到墙上,忽而跳到行人的身上、头发上、睫毛上……到处都是月的光,忽隐忽现,相互追逐嬉戏着,这不是醉了月光,是什么呢?

月光如酒,人生亦如酒。在望月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总有一款“月光酒”流进你心底,并让你沉醉其中……



秋天,在阳光下阅读,那渐趋渐远的太阳,一步一回头,它被书中精彩的文字吸引,也想做一个安安静静读者。一直以来,读书都是惬意的事,可以忘却烦恼,可以忽视季节,可以不顾气候变化,可以不管时间流逝。潜心读书,只留目光在书页间跳跃,心情随着书中内容变化,无须秉气凝神,无须故作深沉,不必要特意地思考,无所谓废寝忘食。只要在读书时自由呼吸,即使在书香中沉醉不醒,也不枉秋天又来了一回。

坐在秋天的庭院,有棵可以依赖的小树,就是最为理想的读书场所。春天时读书,经常心猿意马,夏天时读书,经常被瞌睡虫羁绊,到了秋天,读书可以气定神闲,可以渐渐忘我。也许,会有飘落的黄叶落在书上,就当是书中的插图,怀着恬淡的心情慢慢欣赏。或者,读读落叶,说不定可以识得树木的文字,体会它们的喜怒哀乐。秋天草木萧疏,谁都急着发表自己的文章,难得生活一年,怎么也要留下点人生思索。枯黄的草茎树叶,都是一本秋天的书,映



有一年,在一镇子的一座古桥下的乱石河滩上,发现一根长藤拽着的拳头大小的迷你小西瓜。谁还会在这石头滩上种西瓜,下雨涨水时,河滩怕是被淹掉。再看看四周,满是石头,没有一点绿植。想必这迷你小西瓜,是有人在上年,坐在古桥上吃瓜时,顺便把瓜籽吐到溪流里,被冲到河滩上。水退时,它紧攥着鹅卵石缝隙中的一撮泥,把根附在上面,随着藤叶一点一点,小蛇一样向附近游移,那几缕缠着的根须,就紧紧地抱着石块,在这荒瘠的河滩安家了。

一根儿乎被忽略的细藤,它也开过花,开淡黄色的小花,也许还不止一朵,两朵、三朵……好几朵花,半途上蔫了、萎了,但有一朵结了果,并且长出圆溜的虎皮斑纹小西瓜。它肯定先天不足的(泥土、地气),才长成这么小的瓜,直到我们来到河滩,发现了它,小瓜被藤牵着,而藤依然醒着。

活藤,是夏秋的青藤。不是秋尽冬来寒树昏鸦上的枯藤或死藤。

瓜棚上架上,一簇牵扯着的藤,都是活藤,它们与生活纠缠,尤其那碧绿的丝瓜,爬到一棵泡桐树上去,爬了那么高,它与大地中的根须相联着,是那根藤。藤是脐带,传递着果实与根的信息。藤活着,那只丝瓜就会不停地生长。藤老了,营养和水分供不上了,丝瓜也老了,最后成了一根干瘪的风中老丝瓜。

明代画家徐渭自谓青藤居士。青藤即活藤,他住的地方——绍兴城里的那几间旧书屋,四周藤蔓缠绕,细雨淡烟,微微有呼吸。活藤自带草木清气,想起他的两首诗:“春风大众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灯。”

齐白石植物小品,大都是活藤。果蔬摘下来的,新鲜得很。如,葡萄,藤条、墨叶之间,一串串蓝色如玛瑙的果珠,呈现出旺盛的生机,有着枝蔓斜垂的动势和晶莹剔透的情态,或遇葡萄下一只草虫,是蟋蟀,从藤上蹦下,竖着触须,一翘一翘的;而扁豆叶下也趴着一只小天牛,不用多想,风中摇着的扁豆花,不日将结出壮硕的扁豆来。扁豆结实,那根牵着的藤也一定结实,藤里藏着许多粗纤维,所以,一根活藤,支撑起一架扁豆花叶。还有,那葫芦、紫牵牛花……也是由活藤拽着,生机盎然。

一条丝瓜后面,必定牵着一根藤。从前邻居家,年年在墙根下栽几窝丝瓜。丝瓜攀着墙,爬上半片屋脊,瓜蔓儿蓬蓬松松,随一阵风婆娑作响,不多时,开出喇叭状的小黄花,萌出一根根绿毛毛虫似的小丝瓜。

小葫芦后面,也跟一根藤。我在老城巷子口,看到一户人家门前搭一方格木架,上面舒展着葫芦叶。醒人目处,有一只只憨拙并带着喜气的葫芦娃悬于头顶,木架下一片浓荫清凉。在葫芦架下细看,原来这么一大堆叶子和小葫芦,枝枝蔓蔓,拖泥带水,都是从墙角处的一根粗藤

我爱上了望月。望得多了,久了,竟有些微醺微醉的感觉。恍惚中问朋友“月亮是酒做的吗?”“我咋会醉月呢?”朋友笑我呆痴的同时说:“在诗人的世界里,诗酒月是一家,亲密无间的。”

这话不假,翻看唐诗宋词,好诗好句无不是与月和酒相伴相随的。先不说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不说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说李白一人写月和酒的诗就俯拾皆是,数不胜数。“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长照金樽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可谓是豪情冲天、酒香四溢、潇洒旷达!洋洋诗篇中,无论是问月饮酒,还是邀月独酌,杯盏之间折射出的“酒意诗情谁与共”的世事沧桑,令人叹为观止,怎一个“醉”字了得!

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曾这样写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诗人洛夫还说:“要是拿了唐诗去压榨,起码还会淌出半斤酒来。”可见,月中有酒,就算不是酒做的,但也

蝮姑入画

◎ 路来森

路灯下,受到灯光的吸引,总会有一些飞虫,不期而至,它们在灯光下飞舞,在地面上爬行,搅作一团,热热闹闹,形成一个独特的飞虫世界。如飞蛾、蚱蜢、蟋蟀等,

而其中之一,就是蝮姑。

蝮姑,现在许多人也许并不认识了,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们。但在农村,在田野,蝮姑却是一种常见虫,而且,还是一种“地行虫”。

蝮姑,属直翅目蟋蟀科,其外貌,也确实似蟋蟀。但其形体,远比蟋蟀大、长,即使是最大的蟋蟀,也不及一只成虫蝮姑形体的三分之一。它有着大大的脑袋,脑袋上有一双滚凸的眼睛,四条长腿,布满短细的绒毛;两只坚硬的锯齿,可供其掘土前行;肚腹,长而圆,滚肥,极具肉质感;翅膀短短,决定了它能飞行,却飞得不远,飞得不高。其色彩,多呈降红色,或者灰黑色。

蝮姑,是学名。它还有许多好听的俗名,如:地蛄、天蝼、土狗、喇蛄(拉拉蛄)等。各司其职,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蝮姑某一方面的生活特性。

土狗,真是既像其形,又呈其性。爬行的蝮姑,确实似一只伏地而行的狗,躬身前行,溜溜的,溜溜的。重要的是,蝮姑属“地行虫”,白天,大部分时间,它是隐藏在泥土中的,且能在泥土中穿土而行。蝮姑,有着鼯鼠的特性,只是,鼯鼠能在地面较深的土层中穿行,而蝮姑,却只能穿行在地皮表层

小时候,于田野玩耍,看到地面,有隆起且裂纹的一小溜隆土,就知道一定有蝮姑存在了。于是,顺着隆土寻觅,很快就能找到正在掘土而行的蝮姑了。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通常是蝮姑正在掘土前行,我们用手猛指地一戳隆土,蝮姑即会戛然而止。过了一段时间,也许,蝮姑认为危险已经解除,于是,复又掘土前行了。浅薄的土,在其身后隆起、微裂,极具美感。此时,若然猛地将泥土挖起,一只肥肥的蝮姑,就裸然而出了。

暴露地面的蝮姑,并不立即跑开,而是静静地趴在那儿,是在观察,还是受到强光的照射,惊呆、懵懂了?不得而知。于是,就成为了小孩子手中的玩物,玩够了,则带回家,犒赏自家的鸡。

地蛄、喇蛄,应该是以其声而名之的。蝮姑会叫,能发出“啦啦啦……”的声响,特别是在晚上,许多蝮姑一起叫响,其声音还是蛮惊人的。它的声音,无高低音之分,只是一种平直的声音,但拉得很长,很长,很长……能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叫声,颇似蝉音,却没有蝉音那高昂、嘹亮。它的叫声,是低沉的,甚至是啞哑的,汉朝佚名有诗曰:“凛凛岁云暮,蝮姑夕鸣悲。”确实是有些等情味的。不过,月朗星稀的夜晚,于田间倾听此种蝮姑的叫声,倒也不俗,仿佛月辉清浅的铺洒,有一种流水潺潺的美感。

夜泱泱,蝮姑的叫声,水漫似月辉。

蝮姑,具有强烈的趋光性,特别是雌性虫——飞蛾扑火,蝮姑扑光。

因之,除却冬日,凡有灯光处,即有扑光的蝮姑飞来。蝮姑,能飞能爬,但由于翅膀短小,总也飞不高,常常是乍然飞起,即会啪嗒一声落地。

蝮姑与蟾蜍,是一对欢喜冤家。有蝮姑的地方,似乎总会有蟾蜍。蝮姑在灯光下飞行,一只蟾蜍,就守候在下面;蝮姑啾啾落下,蟾蜍舌头一伸,一只蝮姑就被卷进了蟾蜍的口中,成为了蟾蜍的美食——此等场面,很有戏剧感。

草虫,可入画,但画蝮姑的画家不多,而白石老人,是其一。

白石老人,画有多幅蝮姑图,都是与植物相搭配。如《葫芦草虫》图、《藕和蝮姑》图等。白石老人画蝮姑,色正,见得老人对生活的观察力;蝮姑,大多伏地,仿佛若有所思。白石老人画虫,是工笔兼写意,所以,除了形似之外,还有“象外之意”,意趣更加丰富、饱满。

蝮姑,得以进入白石老人的画中,真乃蝮姑之幸也。